

老 學 雜 記

周 學 武

一、李耳之稱老子

史記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既言其姓李氏，又稱之曰老子，與古人姓某氏而稱某子者不合。後人試爲之解，其說紛紜：胡適以爲「老或是字」，「或是姓」，或者「姓老而氏李」；^①唐蘭以爲「老乃氏族之稱」，老子原不姓老；^②至高亨則以爲「老、李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音變爲李。」^③其他諸家之說，不暇一一稱引。要之，雖各有所本，而皆不可必。今考左傳三十二、三十三年傳云：「(三十二年冬，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又左哀十五年傳云：「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蒯聩)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石乞、孟魘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

① 中國古代哲學史(商務印書館印行)頁四三第三篇老子。又見古史辨(明倫出版社印行，以下同。)第四冊頁三〇四，題曰「老子傳略」。

② 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古史辨第四冊頁三三二。

③ 老子正詁前記，古史辨第四冊頁三五—。

死矣。』」夫百里視字孟明而稱孟子，仲由別字季路而稱季子；設李耳字老聃而稱老子，於理亦無所悖矣。又考小戴記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④雖未明指老聃即李耳，然其固以老聃爲一壽考者之號矣。又莊子天下篇成玄英疏：「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⑤老聃字伯陽之說，自唐小司馬以下，皆以爲妄，固無足辨；^⑥而謂其外字老聃，或可以孟明、季路之稱孟子、季子例之。則李耳以字老聃而稱老子，亦可聊備一說矣。至傳記諸書多謂老子字聃，與此說亦無大戾。蓋老子原或字聃，及晚年人見其壽考，遂冠一老字以示尊重，久之乃與字混一，亦不無可能。觀諸子雜記習以老聃稱之，可以證矣。惟此猶涉於臆說，弗敢必也。

二、李解可與孔安國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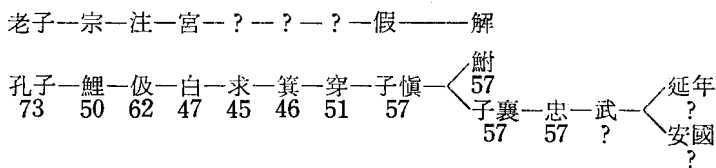
史記老子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又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羔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

④ 禮記注疏（藝文印書館景印十三經注疏本，以下同。）卷一八頁二〇。史記（鼎文書局出版，以下同。）卷六三頁二一三九老子韓非列傳張守節正義：「字，號也。」

⑤ 南華真經疏（古逸叢書本）卷一〇頁四五。

⑥ 史記（同註④）司馬貞索隱：「有本字伯陽，非正也。」作字伯陽，蓋本乎神仙家言；張守節正義所引葛洪神仙傳及朱滔玉札並如此。而舊時史記通行本，如文選孫綽遊天臺賦、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李善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所引者，皆作字聃；故小司馬云云。

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輓近主孔先於老者，往往據二家世系爲說，而梁啓超尤其著者。梁氏略云：魏列爲諸國，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老子爲孔子先輩，則其子李宗自不得爲魏將；復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三代孫安國，當漢武帝時；前輩老子之八代孫，與後輩孔子十三代孫同時，衡諸情理，實有未合。^⑦案史記，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479 B.C.），而魏爲諸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 B.C.），卽孔子卒後七十六年，梁氏云六十七年者，或一時筆誤。張煦云：「（魏）爲三晉之一，僅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儼然諸侯，爲日已久。……就說魏必在受位之後，其將始能稱爲魏將，史書本多舉後制以明前之例。」^⑧如依張氏之說，李宗之爲魏將，亦非全無可能。^⑨周貞定王十六年（453 B.C.），韓、趙、魏三家滅智伯而分其地，號曰三晉，「準後制以明前」，則魏在其時已與諸侯等矣。設老子較孔子年長，且仍在世，約一百一十歲左右；又設在五十歲以後生宗，是時宗約五十歲，任爲魏將，未爲不可。至謂老子八代孫解，不得與孔子十三代孫安國同時，驗之史實，亦非必然。此可由下表見其崖略：



⑦ 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古史辨第四冊頁三〇五。

⑧ 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的判決書，古史辨第四冊頁三〇七。

⑨ 高亨以爲李宗卽秦昭王三十四年華陽之戰時之人物段干崇，宗崇音同，封於段干，故稱。華陽之戰（西元二七三年）上距孔子之卒二百七十三年，故宗應非老聃之子。見所著老子正詁（中國出版社印行）頁一五三史記老子傳箋證。案此說自姚範援鶴堂筆記發之，其後汪中老子考異亦主其說。然段干木爲魏文侯師，更在崇前。史記集解云：「段干應是魏邑名」；又疑段干木、段干朋、段干子三人並姓段干。「段干」既不得其確解，則高氏之言，只能聊備一說而已。

實則安國爲孔子十一代孫，梁氏失考；又孔鯉卒於孔子前，準是以言，老、孔二系之參差甚小。據世家，孔子八代孫子襄，「嘗爲孝惠皇帝（194 B.C.—188 B.C.）博士」；又據老子傳，老子七代孫假「仕漢文帝（179 B.C.—157 B.C.）」，自惠帝之初至文帝之末，相距三十餘年，二家僅有一代之差，此乃事實之可有者。又考漢書文、景二帝紀及高五王傳，膠西王劉卬於文帝十六年（164 B.C.）初立，以與於七國之亂，於景帝三年（154 B.C.）伏誅；^⑩李解既曾爲其太傅，其及見安國，自有可能。^⑪再就孔子一系而論，自子襄至安國，又歷三代，「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考漢武在建元五年（136 B.C.）設五經博士，安國既爲博士，又官臨淮太守，其卒宜不早於元光或元朔年間。上距惠帝初立，已七十餘年，且不論子襄之子忠在惠帝朝已否成立，三傳至安國，絕無問題。則據老、孔世系以斷李解不得與安國同時，進而謂老不得先於孔，恐有不必然者。至胡適、馬敘倫、葉青諸氏駁梁，亦誤從梁氏「安國爲孔子十三代孫」之說，或否定孔氏世系爲真；或謂老氏子孫多長壽，孔氏子孫皆不永年；均不免鑿空杜撰，^⑫不足以服人之口，遑論服人之心！

三、韓非解老、喻老無一定次第

帛書老子，篆、隸二本皆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金德建云：「編排的次序和韓非解老、喻老兩篇所引用老子篇章先德經的順序一致。」^⑬又高

^⑩ 分別見漢書（鼎文書局出版）卷四頁一〇五，卷五頁一三七，卷三八頁一九八七。

^⑪ 自景帝初元三年（154 B.C.）劉卬伏誅，至武帝建元初年（140 B.C.）僅十四年，故解應及見安國。

^⑫ 見胡著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古史辨第四冊頁四一七；馬著辨老子非戰國後期之作品，古史辨第六冊頁五二六；葉著從方法上評老子考，古史辨第六冊頁四一七。

^⑬ 先秦諸子雜考（中州書畫社出版）頁五四。

亨云：「這當是法家傳本。韓非解老首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後部，便是證明。」^⑭案帛書老子或如二氏之說，爲法家傳本；然以韓非所見之本亦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則未得其實。此以今本老子與韓非之解、喻二篇對勘，（不以帛書老子與之對勘者，以其不分章，未便行文故也。而帛書老子與今通行本，除文字有所參差外，僅二十四章殿於二十一章之後，四十一章——篆本無——冠於四十章之前，八十一及八十一章置於六十六與六十九章之間而已。）即不難明其究竟。案韓非所解之老，依次爲三十八、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四十六、十四、一、五十、六十七、五十三、五十四諸章；先解德經五章，次解道經二章，又次解德經四章；所喻之老，依次爲四十六、五十四、二十六、三十六、六十三、六十四、五十二、七十一、六十四（又）、四十七、四十一、三十三、二十七諸章；先喻德經二章，次喻道經二章，又次喻德經七章，末復喻道經二章。其解其喻，皆無一定次序。今以解、喻二篇合計，韓非所及之德經凡十四章十八處，道經僅六章六處而已。蓋政治與人生諸問題，本爲法家所重，故韓非之於德經，發明獨多。又以其多也，故解老、喻老適以之爲首，非有一定之安排也。則據韓非解老、喻老之次第，以證帛書老子爲法家傳本，信乎其有不可者矣。

四、春秋日蝕紀錄不足據

小戴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蝕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案孔子問禮於老聃，其事之有無，牽涉甚廣，當以另文詳之，可暫不論。然此既言孔子助葬而遇日蝕，則日蝕之有無，遂成學者

^⑭ 帛書老子研究，帛書老子（河洛圖書公司出版）頁八七附印。

考訂孔子問禮之年之依據。而日蝕之紀錄，則又往往本之於春秋。閻若璩云：「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子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蝕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蝕之，見春秋。此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⑮胡適云：「曾子問所說的日蝕，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之日蝕，但無論如何，大概孔子見老在三十一歲與四十一歲之間。（武案：孔子三十一歲及四十一歲皆有日蝕，詳下。）^⑯」黃方剛云：「春秋魯定公十五年，孔子去衛過宋，是年正好日蝕。老子居沛，沛爲宋地。孔子是年適至宋，因復見老子，頗合情理。」^⑰以上三說，不論是否有當，皆與日蝕有關。今考春秋經，自孔子十七歲以至卒年，其日蝕紀錄如下：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蝕之。」(535 B.C. 孔子17歲)

十四年：「六月丁巳朔，日有蝕之。」(528 B.C. 孔子24歲)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蝕之。」(525 B.C. 孔子27歲)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521 B.C. 孔子31歲)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蝕之。」(520 B.C. 孔子32歲)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518 B.C. 孔子34歲)

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511 B.C. 孔子41歲)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蝕之。」(505 B.C. 孔子47歲)

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蝕之。」(498 B.C. 孔子54歲)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蝕之。」(495 B.C. 孔子57歲)

哀公

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蝕之。」(481 B.C. 孔子71歲)

^⑮ 四書釋地續（不分卷，古逸叢書本）頁三六「適周」。

^⑯ 同註①。

^⑰ 老子年代之考證，古史辨第四冊頁三五三。

倘春秋經之日蝕記載，未有闕漏，自可引以爲據；而事實有大謬不然者。試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之對照，春秋昭十四、二十四年，哀十四年之日蝕，史遷皆缺而未載；而所載者如昭十年(532 B.C.)、十五年(527 B.C.)之日蝕，又不見於春秋。以是知史傳之記日蝕，往往不足據也。竊以爲孔子果曾問禮於老聃，亦當通而觀之。曾子另三問並引孔子云：「吾聞諸老聃曰……。」吾人從何判斷其爲一次接聞於老聃者？又莊子記老孔交涉者凡九處(案：皆未及問禮事)，設其事間有可信，恐亦不能定爲一時一地之事也。今以所見載籍證之，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老子傳並云孔子問禮於周；^⑭禮記曾子問則謂其「助葬於巷黨」；^⑮而莊子天運又謂其五十一歲時「南之沛，見老聃」，則孔子與老氏見面，既非一地，又豈能爲一時乎？以是言之，助葬於巷黨之日，雖有日蝕，而其他之日則未必也。

五、絕「聖」與稱述聖人不相牴牾

老子言「絕聖棄智」，言「不尙賢」，^⑯然其書中屢屢稱述聖人。錢穆云：「老子書中雖明言不尙賢，而無意中仍不脫尙賢觀念。……今老子書中言及聖人者幾三十處，……是尙賢之極致矣，烏得云不尙賢？」^⑰錢氏以爲老子之不尙賢，乃對孔墨尙賢思想之反動；考梁啓超、顧頡剛諸氏早有此論，^⑱自不得謂之新說。然其言老子「無意中仍不脫尙賢觀念」，則殊有未諦。考老子書中稱述聖人者凡二十七章（全書不過八十一章而

^⑭ 分別見史記卷四八頁一九〇五，卷六七頁二一八五，卷六三頁二一三九。

^⑮ 同註④。案：高亨本劉汝霖之說，以巷黨爲魯地。高說詳老子正詁前記(見註③)。

^⑯ 分別見老子王弼注(天士出版社印行)上篇頁八、二七。

^⑰ 再論老子成書年代，古史辨第六冊頁五三三。

^⑱ 梁著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華書局出版)頁五六：「老子有句『不尙賢，使民不爭』的話，尙賢乃是墨子的口號，墨家發生在孔子之後，這也是老子晚出的小小證據。」又顧著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成書年代(古史辨第四冊頁四六二)：「在沒有墨家提倡尙賢以前，老子說的不尙賢也是無意義的。」

已)，三十一處，安得謂其「無意」？特其所謂「聖賢」不同於孔、墨而已。此由以下數例可見：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二十九章）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五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在天下，歎歎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四十七章）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七十八章）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八十一章）

以上但節引數章，以概其餘。則老子所謂聖人，乃一具有清靜無爲，謙下不爭，無私無我……諸特質之人物，與孔、墨二家所謂聖賢，不啻南轅之於北轍也。老子「不尚賢」句河上公注云：「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²³ 釋德清注云：「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²⁴ 又「絕聖棄智」句河上公注云：「絕聖制作，反守初元。……棄智惠，反無爲。」²⁵ 蔣錫昌注云：「聖者創制立法，智者舞巧弄詐。」²⁶

²³ 老子道德經（藝文印書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本）卷上頁二安民第三。

²⁴ 老子道德經解（出版書局同前）卷上頁三。

²⁵ 同註²³卷上頁一三還淳第十九。

²⁶ 老子校詁（明倫出版社印行）頁一一八。

以是觀之，老子所欲絕之聖，所不尚之賢，乃任材使智，創制立法，破壞無爲之大道者也，與前述之聖人正相反對。準是以言，謂老子尊聖尚賢可也，謂其「絕聖」「不尚賢」亦可也。日人武內義雄論老子書云：「老子五千文，……自相矛盾者亦不少，……當是老子後學道家者流，分爲數派，而此乃薈萃各派所得老聃之言而成此一書耳。」²⁷考老子書中，同一辭語，意義不盡一律。老子或用其約定俗成之義，或賦予一新內容，此善讀老子者，自能分辨，又何「自相矛盾」之有？

六、「寵爲下」句無脫誤

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以「寵爲下」爲句，王弼、傅奕、范應元本皆同；河上公本作「辱爲下」；景福碑、陳景元、李道純本並作「寵爲上，辱爲下」；馬敘倫本無此句；而篆、隸二本帛書則分別作「龍之爲下」、「弄之爲下也」。「龍」、「弄」並「寵」之假借，故帛書大較與王、傅諸本同。俞樾云：「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並注文而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爲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²⁸又勞健云：「『寵爲上，辱爲下』，景福本如此。傅、范與開元本、諸王本皆作『寵爲下』一句；景龍與河上作『辱爲下』一句。以景福本證之，知二者皆有闕文。道藏、陳景元、李道純、寇才質諸本並如景福，亦作二

²⁷ 老子原始（中譯本）。見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河洛出版社印行）中冊頁一九七。

²⁸ 諸子評議（河洛出版社印行）卷八「老子」頁四。

句。陳云：『河上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濶，知古河上本原不缺上句。』按：『寵辱』，謂寵辱之見也；『爲上』『爲下』，猶第六十一章『以其靜爲下』、『大者宜爲下』諸言爲下之見也。蓋謂以爲上爲寵，以爲下爲辱，則得之失之，皆有以動其心，其驚惟均也。若從缺文作『寵爲下』一句而解，如以受寵者爲下，驚得如驚失，非其旨矣。作『辱爲下』一句者，更不可通。」²⁹皆以爲傳、范及諸王本「寵」下脫「爲上辱」三字，致不可解。然添此三字，又果能得其解乎？恐亦未必也。蓋「得之」「失之」皆承「寵爲上，辱爲下」而言，得寵、失寵、得辱固皆可驚，失辱則緣何而驚？若因「以爲上爲寵，以爲下爲辱」，故而「得之失之，其辱惟均」，則二「之」字究何所指？若寵、辱並指，則義不可通；若單指寵字，則文不可通，是兩難也。疑「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乃老子徵引前哲語（即或老子自言，亦無礙以下之推論），故而爲之解云：「何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若稱常情以論，「辱」乃人之所惡，其可驚固不待言；而「寵」乃人之所欲（常人誤以爲上），其可驚非人人皆知。故老子於「何謂寵辱若驚」下，專釋寵之可驚：以其爲下也，故無論得之失之，其驚一般。得之失之皆承「寵」字而言，文義兩明，何煩譵譵而喋喋也！釋德清云：「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知寵乃是辱。」又云：「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譬如嬖倖之人，君愛之以爲寵，雖卮酒膾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³⁰德清可謂善讀老子者矣。「寵爲下」句本無脫誤，以二本帛書證之，在漢初已然。學者之所以不得其解者，正以「寵爲上」之觀念固結於心耳。

²⁹ 老子古本考（藝文印書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本）卷上頁一三。

³⁰ 老子道德經解（同前）卷上頁一二。

七、莊子外篇作者應及見老子書

日人武內義雄著老子原始，謂五千言乃老子卒後，「薈萃各派老聃之言」而成，莊子外篇之作者，似未見其書。其言云：「老子五千文，莊子內篇無引之者。……（外篇）與老子符合尤多者為知北遊與胠篋篇。（案：武內於兩篇中各舉四條；另於在宥、達生、田子方三篇中各舉一條，以為與老子「酷似」。）而知北遊此等相符之語，託為黃帝之言。……莊子外篇之作者，似亦未見老子之五千言。」^{③①}武內精研老子，國人往往徵引其說；以上之論，或為一時蔽蔽。考今本莊子外篇，其徵引老子者，尚有多處，原不止於胠篋與德充符等篇也。今表列之於後：

莊子	老子	備註
胠篋。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鷄狗之音相聞…… •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 故曰：大巧若拙。」 •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 八十章：鄰國相望，鷄犬 之聲相聞。 • 見三十六章。 • 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 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 • 見四十五章。 • 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叔岷師莊子 校詮云：「莊 子約為『絕聖 棄智，大盜乃 止』二句。」

③① 同註②⑦。

<p>在宥。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p> <p>• 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治。」</p> <p>•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p>	<p>• 十三章：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p> <p>• 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p> <p>• 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p>	<p>莊子校詮云：「莊子此文雖未明引老子，而兩以『於為』連文，正可以探索老子之舊觀矣。」</p>
<p>天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p> <p>• 故曰：「古之蓄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天下化，淵靜而百姓定。」</p>	<p>• 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p> <p>• 五十七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荀子天論篇楊注：「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p>
<p>至樂。故曰：「……至譽無譽。」</p> <p>•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p>	<p>• 見三十九章。</p> <p>• 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p>	
<p>達生。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p>	<p>• 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p>	
<p>山木。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p> <p>•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p>	<p>• 十九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p> <p>• 二十四章：自伐者無功。</p>	<p>成玄英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p>

田子方·既以與人已愈有。	·見八十一章。	
<p>知北遊·黃帝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p> <p>·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p>	<p>·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三十八章：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p>	

則莊子外篇與五千文相同或類似者，除肱篋、知北遊、在宥(不止一條)、達生、田子方外，尚見於天地、至樂、山木諸篇。知北遊與五千文相符之語，武內既言其為「託」，則其亦不以為黃帝語明矣。既非黃帝語，則為是言者果何人乎？觀其兩冒以「故曰」字，則知其乃徵引前哲或載籍之言，而其言則見之於老子書。由是言之，知北遊與老子相符語，雖冒以「黃帝曰」，仍不足為該篇作者未見老子書證也。又莊子諸外篇，不乏以闡發五千文為旨趣者。王先謙集解引蘇輿云：「駢拇以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為之。」^②又錢穆莊

^② 莊子集解（世界書局印行）卷三頁五三駢拇第八。

子纂箋引姚鼐云：「馬蹄、舂筴及在宥之首二章，皆申老子之說。」^{③③}又王夫之解天地篇云：「此篇暢言無爲之旨。」又解天道篇云：「此篇之說，……特因老子守靜之言而演之，亦未盡合於老子。」又解天運篇云：「此篇之旨，以自然爲宗。天地之化，無非自然，……勉而役者，……勞已以勞天下，執一而不應乎時變，老子所欲絕聖棄智者，此也。」又解至樂篇云：「此篇之說，以死爲大樂，蓋學於老、莊掠其膚說者所假託也。」^{③④}其他各家之說，不暇一一徵引，設果如武內之說，外篇作者未見老子書，又何從發明其旨哉！

^{③③} 見該書（東大圖書公司印行）頁七九在宥篇解題。

^{③④} 莊子解（香港中華書局印行）頁一〇一、一一四、一二二。